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主編 張曼濤

中國佛教寺塔史志

大藏文苑叢書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⑤
主編 張曼濤

中國佛教寺塔史志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59
第六輯 九

中國佛教寺塔史志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

曼

濤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發行人：張

曼

濤

出版者：大

乘文化

出版社

地

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

話：七七一六六八三
七一一七四四五

郵政劃撥：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詳換。

編輯旨趣

一、中國佛教的寺塔，究竟有多少，這是至今無法統計的一個數字，南朝四百八十寺，這只是在南朝時代（四二〇——五八九）一個地方（建康）的統計，自後一千餘年，各地佛法鼎盛，幾乎每一鄉地都有寺院庵堂之建立，以中國幅員之廣，其數字當在數十萬座以上，當無問題，然而畢竟有多少，這却是誰也無法答覆的問題。只有在推測上，大約有多少而已。此所以在民國初年代中國佛教會的發表說，全國約二十萬寺院，實際上，中國佛教會亦無法得知。除非將歷代各地的地方志，作一完整的檢查和統計，否則實難具體瞭解。基於這個情況，所以今天我們願完整的編一部中國佛寺塔志，亦絕不可能，只有挑選一些有歷史性的或具有某種代表性的約為敘述而已。本冊的所收，旨在補中國佛教史之不足，就具有歷史性或地理上之特出者，搜羅部分，成一單冊罷了。事實上，要作充分搜集亦不易。限於教界人士對此一方面歷史知識之疏忽，一般學者之不予重視，即使欲多予收集，亦無法入手。故只好暫止於此，然就

現代社會學觀點來看，寺院對過去社會的環境影響特深，不論從探討中國過去的社會狀況，還是生態的文化價值觀念，抑歷史的或地理的宗教性問題，寺院史或所謂寺塔史都有莫大的意義，它不祇是建築史上、藝術史上重要的一環，也是社會史上、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環。

二、本冊所收文字共二十五篇，從最早傳說建築於我國的「白馬寺考」到中國最著名的「四大名山」，均已大備於此，至於「塔」史，亦多備及，在我國而言，此「寺塔」輯成一冊，「伽藍記」「寺塔記」以後，或尙是首冊也。以現代人之觀點考述，此則愈當爲首冊矣。

中國佛教寺塔史志

目錄

白馬寺考	高永霄	一
桂林開元寺考	陳志良	一一
嵩山少林寺初祖達磨之道場	東初	二五
北朝寺塔概述	孫宗文	三五
南朝四百八十寺	孫宗文	四七
六朝遺跡棲霞古寺	子龍	五九
楊州大明寺考略	孫蔚民	六九
雙林寺考古志	朱中翰	七七
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	梁思成	九七
大慈恩寺玄奘三藏之道場	東初	一三一

慈恩寺和大雁塔·····	武伯綸·····	一五九
四明第一山——雪竇禪寺·····	東初·····	一七三
北京白塔寺的白塔創建年代與中尼文化交流·····	黃盛璋·····	一七九
北京法海寺·····	李松·····	一八九
青海佑甯寺及其名僧·····	韓儒林·····	二〇三
名藍記·····	半僧·····	二三五
佛塔考略·····	震華·····	二八一
中國佛塔之規制·····	愍園·····	三一一
關於我國阿育王塔的形象與發展·····	張馭寰·····	三二五
覆艾克教授論六朝之塔·····	劉敦楨·····	三三五
中國的名塔·····	敏如·····	三四五
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普陀山·····	古方·····	三四九
佛教四大名山之二——峨嵋山·····	蕭慕迦·····	三五七
佛教四大名山之三——九華山·····	塵空·····	三六一
佛教四大名山之四——五台山·····	金山·····	三六七

白馬寺考

高永霄

一、緣 由

白馬寺在我國河南省洛陽，是我國佛教史上最早建成的佛教寺院，它是建築在東漢明帝時候，距離現在約有一千九百多年的歷史，現今仍然在洛陽縣城東二十五華里的地方，供人崇拜和遊覽的勝地。學人謹作該寺的考證，作為紀念佛教傳入我國開始的發祥地。

一一、佛教的傳入

東漢末，牟融撰理惑論，記述佛教傳入中國之經過：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

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

見梁僧祐弘明集卷二）

以上所述，同樣記載於「老子化胡經」、梁僧祐「出三藏記」。梁慧皎「高僧傳」，其中有云：

漢永平年中，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

騰所住處，今離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

二千年來，永明求法說已爲中國佛教界所肯定的歷史，然梁啓超在「佛教之初輸入」一文中，認爲漢明求法事，全屬虛構，其源起於晉後釋道鬪爭，兩造皆鄉曲不學之人，盲目相引，其先後塗附之跡，歷然可尋等語。他否定了四十二章經和牟子理惑論的真實性。（見梁啓超：佛學研究十八篇）

學人僅依據後漢書西域傳第七十八、資治通鑑漢紀三十七、佛祖統紀第三十五、歷代三寶紀第二、佛祖歷代通載第五等歷史典籍而確定的。至於此說之真僞問題，須留待讀者去決定可也。

三、白馬寺建之年代

白馬寺建築於永平十一年（西紀六十八年），其事見佛祖統紀第三十五：

十年前蔡愔等於天竺大月氏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得佛倚像梵本經六十萬言，載以白馬，達雒陽，騰蘭以沙門服謁見，館於鴻臚寺。

十一年勅雒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摩騰始譯四十二章經，藏梵本於蘭臺石室，圖佛像於西陽城門及顯節陵上。

白馬寺之名爲白馬者，因以白馬馱經事而得名，爲報白馬之恩也。然於上章所記：「於其（佛寺）壁間，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乃取其吉祥之意，亦未可料。

有人認爲白馬寺是以鴻臚寺改建而成的，但觀上文所述，顯然並非事實。鴻臚寺是當時帝王用以招待貴賓而設立的，當然是極爲華麗堂皇的地方，而以之改裝成爲莊嚴清淨的寺院，似乎未能適合各方面的條件，故於城西雍門外另立白馬寺，倒是順理成章的事哩！

四、白馬寺之寺址

上面所記白馬乃築於洛陽城西雍門外，並未有敘述其寺址，依據後魏楊街之撰「洛陽伽藍記

「卷四城西部份則云：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人，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泥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爲塚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眞容。

唯現在的白馬寺乃在洛陽縣治東效國道之北，卽洛陽城東二十五華里，其住處於隴海路白馬寺站北邊二十華里，和鐵路很近。在一塊平原上，兀立着一所黃色的宏大寺廟。這是與原有洛陽伽藍所載的地點不符，原因是洛陽城的位置古今有變遷也。

白馬寺是中國佛教伽藍的發祥地，歷代的王朝，對於白馬寺都很重視，自從東漢以來，經過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朝代屢加修葺和保護。因此，洛陽王城雖然經過兵災戰亂而致毀壞，而白馬寺仍然能够保存下來，成爲一千多年的神聖古蹟，這絕不是偶然的事啊！

可惜，白馬寺伽藍雖大，但它的創立時的遺物和碑記等，尙未曾發現，這是使人感到遺憾的事。

五、白馬寺之構造

白馬寺的構造，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完整的狀態，所以其中的殿、閣可說是沒有很大的變更，現在綜合各種記載，寫在下面。

白馬寺外，一片大草場，四周種植了許多蒼翠的樹木，高聳入雲；中間有一條石路，直達寺門，寺內圍着金黃色的花牆，山門是牌樓式，莊嚴宏大，寺門是三個拱洞式的門坊，正中的門額上刻着「白馬寺」三字，山門的左右有一對青色的石獅子對峙着，東西兩邊，更塑雕了兩匹石馬，作爲紀念，牆壁上都粉上了朱紅色，襯托起來，十分奪目。

走進寺的大門，首先看到的東西兩端各有一個用石塊圍起來的墳墓，這便是隨同蔡愔回到洛陽譯經的兩位大僧人攝摩騰和竺法蘭的長眠之地。當時的帝王爲了紀念他們的勞苦功高起見，所以在他們死後，就將他們葬在寺內，供後人憑弔。

寺內有四個佛殿和一個臺閣。經寺門進去的第一個是天王殿，裏面塑有「風」、「調」、「雨」、「順」大字的四大天王像；第二個是大佛殿，殿內正中供奉着釋迦牟尼的佛像，像的兩旁是大迦葉尊者和阿蘭尊者兩個立像，東西兩邊是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的坐像；第三個殿是大雄殿，也安坐着釋迦世尊的佛像，兩旁是十八羅漢的雕像；最後一個是接引殿。各殿內的佛像據說大部份是六代以後所塑造的，羅漢像則是明代藝術的精華，所以特別顯得神采奕奕。

後院有一個名叫清涼臺的臺閣，高四丈許，周圍有五十多丈；位於寺內北邊高臺上，內有毘

盧閣，是白馬寺藏經的地方。閣中有毘盧遮那佛像及文殊普賢菩薩像，前方坐一玉佛，係緬甸所贈，西壁下有達摩祖師塑像，北壁有四十二章經的石刻經文，另有獬摩騰和竺法蘭的塑像，相傳獬摩騰與竺法蘭來到中國後，就在這個毘盧閣譯經，後來更病死於這個閣中，可說是爲法殉身了。

六、白馬寺塔

和白馬寺同屬一樣重要的是白馬寺塔，可惜當時的人對佛塔並不重視。所以白馬寺塔的考據資料搜集得很少，只有在下面二則可見其端倪：

魏書釋老志云：

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爲四方式。

這樣的描述，正如現在的白馬寺塔的構造形式，又古代稱佛塔曰浮圖，未知下列浮圖即白馬寺塔耶？

……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櫨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寺爲名，此榆櫨後移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見水經注）

現在之問題是白馬寺塔的建造，在白馬寺建築時曾否建塔，若不是同時建成，究竟白馬寺塔

在何時才建立，這是史籍上無所考證的。

七、其他地方的白馬寺

洛陽的白馬寺創建後，其他各地亦互爲效尤，建立佛寺，亦以白馬寺爲名。此見歷代三寶紀第四所述：

……詔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往適天竺。於月支國遇攝摩騰，寫得佛經四十二章。並獲畫像，載以白馬，還達雒陽。因起伽藍，名白馬寺。諸州競立，報白馬恩。

以後各朝建寺亦有以白馬爲名，如建康（即現在江蘇省南京）之白馬寺乃在晉元帝大興二年（西元三一九年）所建造的（見伊東忠太氏著中國建築史）。

八、白馬寺譯業之隆盛

白馬寺譯業以攝摩騰、竺法蘭爲始，其後來中國的歷代衆僧，亦在該寺翻譯經典，現僅舉出三國時代在白馬寺譯經的盛況。

嘉平二年（二五〇）中天竺曇摩迦羅（或作曇訶迦羅，譯云法時）來洛陽於白馬寺譯出僧祇戒心。安

息國沙門曇帝（曇無諦）在正元二年（二五五）亦於白馬寺中，譯出曇無德羯磨。前者乃摩訶僧祇律之戒本，而後者是曇無德四分律之戒法也。（見高僧傳第一，佛祖統紀第三十五）

嘉平末年天竺沙門康僧鎧（僧伽跋摩）來洛陽於白馬寺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等四部經，一般現存之無量壽經爲僧鎧所譯。甘露三年（二五八），沙門帛延於白馬寺翻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凡六部經，但一般以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爲支識所譯。

當時洛陽爲帝王都城，亦是文化中心，譯業的發達，是無可置疑的。

九、白馬寺與中國文化關係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後，影響中國的文化關係至爲重大。白馬寺是首創的中國佛寺，對建築、美術、工藝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相傳它是依照印度的寺院而做，但經過考證後，認爲不可以相信。（見伊東忠太氏之中國建築史）但無論如何，白馬寺的建成，已使中國在佛教寺院史創下了新的一頁。

同時，在白馬寺譯出的四十二章經亦被認爲是我國最初翻譯的佛經。這樣它不特爲中國佛教文學的嚆矢，而是中國翻譯文學的權輿也。從四十二章經開始，以後中國譯經的盛況，可說是空前繁榮，而影響到中國的文學、哲學、思想和風俗各方面，尤爲重要。中國文化的燦爛之果實，

自此真是美不勝收。

況且，自犍摩騰和竺法蘭二位僧人來華後，就是我國有僧人之開始。以後陸續而來的僧衆，和中國去印度求法的法師，不絕如縷，在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交流上，厥功至偉。

十、結語

綜觀以上所述，吾人感到白馬寺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性。因此，希望所有佛教徒對白馬寺予以重視和愛護。正如我們現在珍惜釋迦牟尼佛陀的出生地——尼泊爾的藍毗尼園一樣，它是佛教的最初發源地，全世界的佛教徒都因此而感到自豪。

同樣地，白馬寺是中國佛教的誕生地，影響到一千多年後的佛教傳播和發展。所以，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應該維護和尊崇這一塊中國佛教的神聖古蹟。

